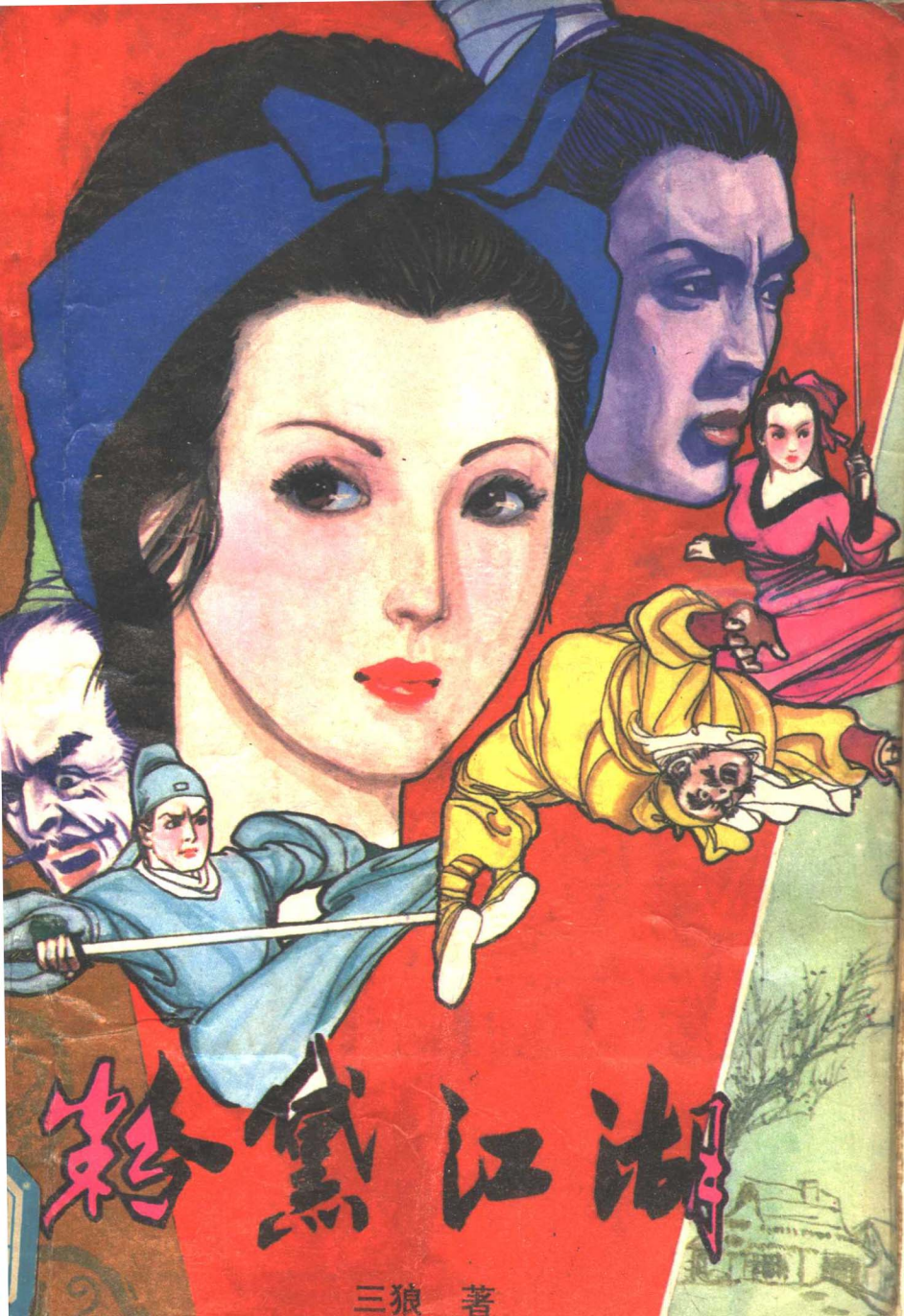




新黛江湖

三狼 著

粉 黛 江 湖

(下)

三 狼 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新登字1号

粉 黛 江 湖

三 狼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5 字数: 354千

1992年5月第一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册

ISBN 7-204-01847-8/Z·261 上、下册: 8.00元

目 录

第一章	三锤绝命	(1)
第二章	大难不死	(28)
第三章	荒山古庙	(55)
第四章	力战群魔	(80)
第五章	流落江湖	(104)
第六章	魔掌救师	(128)
第七章	投奔灵隐	(151)
第八章	千里寻情	(175)
第九章	旧梦难圆	(198)
第十章	劫难重重	(224)
第十一章	华山道观	(247)
第十二章	九阴真人	(272)
第十三章	阴沟古墓	(296)
第十四章	绝处逢生	(321)
第十五章	峨嵋大侠	(344)
第十六章	庐山武会	(365)
第十七章	风流少侠	(387)
第十八章	天证姻缘	(409)
第十九章	大义殉难	(431)
第二十章	故园奇遇	(453)
第二十一章	天人共诛	(476)
第二十二章	龙凤双侠	(497)

第十一章 华山道观

走出二十几步，薛彬又回身招手道：“燕子，多多保重！”却见何小燕孤单一一人坐在石阶之上，脸上似有莹莹泪光。一阵儿女之情袭上心头，终归有些难以割舍。他自幼孤身流浪，最同情流浪之人。心道：“就此将她撇下，终是有些薄情。不若索性再陪她上趟华山，说不定师父也曾至此，或许打听得些她的消息也未可知。”

心念一动，他哪里再迈得动步？适才所下决心尽皆冰消瓦解，不觉又折回何小燕身边。何小燕早整理过面容，杏眼闪动，不搭不理道：“你说过要走的，怎么又返回来？”薛彬笑道：“华山乃天下胜景，我也想上去观光观光。”何小燕半嗔半怒道：“只怕你姐姐比华山要紧得多！”薛彬默然无言，重新挨她坐在一起。

颜如玉与他不辞而别，一晃已是数月，至今杳无音信，薛彬心中痛苦与日俱增。这些日子，他虽与何小燕在一起，却没有一日不思念师父。心道她女孩子家，又无家可归，忽然之间能上哪儿呢？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自己独自稽留人间又有什么乐趣呢？

何小燕心中却是另一番烦恼，与自己青梅竹马长大的薛彬，如今却陌生得如同路人。命运仿佛在开一场玩笑，将他

们活活分开，又让他们狭路相逢。人是旧时人，事却眼前事，虽近在咫尺，心灵却无法相通。她几次试探，他似乎对往事都很冷寞。仇恨早已将孩提时的感情扫荡得无影无踪。此情此景叫她如何不肝肠寸断？

两人各怀心思，相对无言，静静的过了一刻。薛彬回眸望何小燕一眼，见她生得花容月貌，肌肤雪白似玉，他已不是个孩子，如何能不动情？回想这些日子，虽然找师父不着，有何小燕在身边，却也给自己排却了寂寞。何小燕聪明伶俐，又通情达理，他暗地里十二分的喜欢起她来。

薛彬见何小燕两只纤纤小手平放在膝上，娇艳美丽，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捏。何小燕猛然一怔，不禁有些难为情，红脸一笑撤转回去。数月之中，薛彬虽与她调笑，却从未和她衣手相触。此刻见何小燕难为情，薛彬不觉也有些尴尬，他慌忙一笑道：“燕子，我懂手象学，看看你未来运气如何。”

何小燕心下喜欢，身子却扭捏半天，道：“你会得甚么手象学？”说着已将一双玉手送至薛彬面前。薛彬将她小手置于自己掌心，摩挲一会儿，甚觉温存，眼睛瞧着何小燕傻乐。何小燕见薛彬对自己如此专注，早被他搅乱心神，心跳不由自主加快，表面却矜持道：“你看出些甚么，说说呀？”

薛彬笑着，又将她小手拿龙捉虎揣摸一阵，抬头笑道：“你运气还算不错。”何小燕笑道：“怎么不错，说仔细点。”薛彬一本正经道：“譬如你找对象吧，一定找个与众不同的。”何小燕不解道：“怎么个与众不同？说具体些。”薛彬“扑哧”一乐道：“找个歪脖子！”说着已滚到

一边。

何小燕方醒悟他在捉弄自己，扑过去望他当胸便是一掌。薛彬笑得直不起腰，见她掌来急往一旁闪避。何小燕一掌走空，愤怒不止，身子回旋，早使出一招“后扫蹉”。薛彬未曾防备，双腿被她一扫，“咕咚”栽倒。伸手去抓石级，已自不及，身子直往沟底滚落。

何小燕本来和他玩笑，不料将他扫下石级，滚下山沟，吓得“哎呀”一声尖叫，却是手足无措。这华山小道最是险峻，石级两旁都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平时行道都不敢粗心大意，一旦落入沟底，定然是粉身碎骨。此处虽说不深，也是三四丈高的绝壁。薛彬仿佛一块滚石，身不由己直跌入谷底。撞击起山壁之上大块裸石随薛彬一起落下去，轰隆隆，尘土飞扬，有如山崩一般。何小燕看着这一切，早吓得愣成一团。

薛彬和那些石头直落入沟底，方才安静下来。烟尘弥漫不散，何小燕隐约看见薛彬四肢张开，平平躺在乱石之中。她惊悸中回过神来。急抓住石壁往下攀缘。下得沟底，看薛彬越发真切，见他静静的没有一丝声息，大约是死了。此念一上心头，何小燕腿软得几乎迈不动步。

她拨开荒草，一下下挪过去。薛彬脸冲下，背冲天，一身灰土，衣服被撕去一半，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何小燕急上去扳他脑袋，见他闭着双眼，一无反应。她用两根手指，放在他鼻下，已丝毫没有呼吸。何小燕怎么也不能相信他会就此死去！又将他抱起来坐在地上，前后捶打了一顿。可惜薛彬仿佛麻袋一般，东倒西歪，脖子歪在一边，已无半点活气。

何小燕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真的死了。不觉嚎啕大哭。哭了半个时辰，又将薛彬尸体抱在自己怀里，望着空空山谷出神。喃喃自语道：“薛彬，你不该就此和我分手，我的命为何这般薄？我还有好多话没对你讲呀。如今你弃我而去，我还有什么乐趣活在世上。容我为咱俩掘个坟，咱俩就在这无人知晓之处长眠地下，倒也省却麻烦。”

说罢，她反倒觉得轻松。轻轻将薛彬放在地上，又将自己外衣脱下垫在薛彬脑下，让薛彬睡得平平整整，舒舒服服，这才站起身来，饶有兴味地选了一块青草地，自语道：“我好喜欢这里。这里便是我们的家。”拣来利石“噌噌”地挖掘起来。

干了一会儿，累得她汗水淋漓，坐下来观看周围山景。暗道：“此处真正是块安静之地，上天将我和他安排在此处，足见它还是有情有义的。自己也该知足了。”一阵喜悦，她竟哼起歌曲来。她平日很少有心情唱歌，此刻一了百了，唱得倒也十分悠闲。一时间山鸣谷应，到处响起她甜润悦耳的歌声。

挖好墓穴，她步至薛彬尸体前，曲膝抚尸道：“薛彬，还记得那日咱们刚为小红马挖了墓，今日竟又给自己做坟，这人生在世真有些意思，你说是吗？”

薛彬一动不动。何小燕盯着他脸静立片刻，伸手将他脸上泥土细细抹去，又给他整理好乱发。这才将他抱起，缓缓往墓地走去。这段路不远，她却觉得走了很长时间。她立在墓边重新审视一遍，觉得这墓穴基本能让自己满意，这才慢慢跳下去，将薛彬放在一边，道：“薛彬，你睡这边，我睡那边，没意见吧？”

薛彬没意见，任由她摆布。何小燕安置好薛彬，自己跳上外边，端详一阵。见不远处有几株山丹花，开得十分娇艳，心道：“不如将这些花移植过来，年年夏天还能嗅到花的芳香呢。”想罢，果然用手将山丹花的根刨出来，带着土小心奕奕端至墓边，栽了一排。又到沟底汲些水，浇灌一回，这才露出满意的样子。坐下来将一根木棍用石片削尖，然后提棍跳进坟里。

她女孩心性，虽然死却也爱些干净整洁。又将薛彬从头至脚收拾了一回，将墓边杂物抛开，清理平整，这才挨薛彬并肩躺下，望着薛彬道：“薛彬，我用木棍刺自己的喉咙，那形象一定很糟糕的。倘若我来得及，我定会将木棍拔出去，扔掉。只是流些血，那也请你原谅了。”

说过，双手倒握木棍，将尖的一端对准自己喉咙，猛力便刺。就在棍尖触及喉咙的一瞬，她忽然手软了，木棍陡然顿住。她和薛彬同年而生，生月差薛彬几个月，至今方十八岁。她毕竟太年轻，她还留恋这个世界。一滴清泪滚下，很快化作两行，世界渐渐变得模糊。她静静躺了片刻，慢慢又举起木棍，往薛彬身边靠靠，将棍尖指向喉咙……

就在此间，薛彬忽然翻个身，一只手臂压在她胸上，正好将她手中木棍打落。何小燕“哎哟”一声惊跳起来。再看薛彬，依然如旧。何小燕奇道：“他明明死去多时，怎么竟会翻身？莫非他还活着？”当下高声唤道：“薛彬，薛彬！”

薛彬一动不动。何小燕又是惊诧又是害怕。连唤数声，薛彬都无声无息。最后她也顾不得害怕，上前照准薛彬屁股“啪”便是一脚。薛彬“哎呀”一声，腾地坐了起来，直愣

愣看着何小燕。何小燕吓得膝盖骨一阵发抖，往后退了两步，颤声道：“你……你是人是鬼？”

薛彬高声打个哈欠道：“什么人鬼乱七八糟，我睡会觉得你打闹什么？”何小燕道：“你当真不是鬼？”薛彬道：“我活得好好的，哪里有鬼？”何小燕道：“那你还记得刚才的事，你从上边摔下来？”薛彬道：“怎么会不记得？你一个扫蹚腿将我从石级上打下来，我滚到沟底，觉得好舒服，心想睡一觉再去找你，岂料你自己倒先下来了。”

何小燕仍是惊奇：“你适才鼻息皆无，明明是给石头砸死了。”薛彬笑着跳出墓坑，道：“我练得一身功夫，怎么会那么稀松，几块石头就能将我砸死？”何小燕道：“这么说你真的活着？”薛彬挥拳在自己胸口擂了一下，点点头。何小燕万分欣喜，不由控制，上前一把将薛彬抱住，薛彬反手一揽，早将她娇小身躯揽入怀中。

原来薛彬失脚从山顶上滚下来，同时山腰上无数石头劈头盖脑向他砸来。他左躲右闪与那些石头搏斗了一路，总算他胜了。平平安安滚入沟底。起初他想和何小燕开个玩笑，吓她一吓，故竟诈死不动。何小燕摸他鼻息时，他潜运神功憋住呼吸，外表跟死人一模一样。何小燕不曾懂得这种功法，以为他真死了。

他本想猛地爬起来，吓她一跳，却忽然听见何小燕又哭又说，觉得甚是有趣。也是他方值年少，顽劣之性未改，想听听她说些什么，一发装死不起。后来听得何小燕掘了坟墓，要和他同死。不禁万分激动。心道我在玩笑之中，她却信以为实。她与自己相处只短短数月，竟爱我如此之深，足见她是个情重如山的女子。自己此生虽然多难，但有这般

痴情的女子陪伴，也不枉此生了。想到此处，他暗自落了泪。好在何小燕忙于掘墓，也未看出破绽。

何小燕将他抱入墓中，便要用木棍自戕，他岂能不防备。就在她举起木棍的一瞬，他轻轻举手，早将她手中木棍打落。只是这玩笑开得太大了，不好交待，怕何小燕反脸，这才假装睡着了。

此刻两人抱在一起，真有如生离死别了一场，好不欢喜。薛彬感她情义深重，激动得几乎又落下泪来。嘴里却仍旧开玩笑道：“燕子你这是干什么，大白天挖个坑和小伙子一起睡觉，不怕别人瞧见吗？”

何小燕哭笑不得，在他腿上轻轻打一拳道：“不害臊，那是咱们俩的坟墓。”薛彬装作不知，又道：“那根尖棒是干么用的？”何小燕道：“我自杀用的。”薛彬道：“噢，我睡会觉你就寻短见？幸亏我醒得及时，不然还得我安葬你呢。”

何小燕一乐，接着鼻子一酸又哭起来，流泪道：“不管怎么说，你没死就好了。”薛彬不开玩笑道：“唉，咱俩当真死了，倒好呢。看你布置的坟墓多美丽，还有花，你说是吗？”何小燕点点头，又摇摇头。两人静一刻，何小燕抽身出来，挨薛彬坐在墓沿上，道：“你莫非在骗我，我适才说得那些话你是不都听见了？”

她适才说的那些话薛彬一句没拉，都听见了。什么“如今你弃我而去，我还有什么乐趣活在世上。”什么“你睡这边，我睡那边。”这些内心情话，若在平时，一个姑娘家怎能说出口？薛彬晓得倘若她知道自已装死偷听，定会万分难为情，甚至和自己翻脸，便掩饰道：“你说什么了，现在说给

我听听？”

何小燕望他一眼，绯红暗生双颊，低头不语。她晓得薛彬诡计多端，一向爱开玩笑。倘若适才那些话真被他听见，自己简直无地自容。便是自己现在回想起来，也甚觉羞臊。她对薛彬终归不敢轻信，暗自寻思：我不如就此时将实情全部告于他，告诉他自己就是何小燕！告诉他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在思念他。看他是否能摒弃前嫌，与自己重新言归于好。若能如愿，不就有了却了自己朝朝暮暮的苦楚？

想到此处，何小燕下决心道：“薛彬，我有一事在心里藏了很久，这事早晚得告给你。”薛彬自然不知她心思，半开玩笑道：“噢，原来你还有事瞒着我，那就快讲吧。”何小燕迟疑一下道：“你知道我是谁？”薛彬笑道：“原来就这事？天大的玩笑。我知道你是燕子，过去我叫你臭丫头，现在叫你燕子，行了吧？”

何小燕不笑，摇摇头道：“那是现在，还有过去。”薛彬一怔道：“过去，过去怎么了？”何小燕望望天，叹口气道：“你还愿不愿意提起你小时候的事？”薛彬低头静坐，仿佛在回忆很早以前的事，许久双手触额道：“我不愿回忆过去，过去的事总叫我无法承受！”

一谈过去，薛彬只以为是他对何小燕讲述的那些事，那些不幸的家世，他丝毫不解何小燕用意，是才这般回答。何小燕却以为他对父亲和自己仍不能释怨。话到此处，再无法说下去，何小燕眼里早又闪出泪花。

天色向晚，山沟下面黑得更早，一霎时已影影绰绰，看不清四外。薛彬道：“燕子，我们今晚就此处歇一宿，明早上山如何？”何小燕点一下头。薛彬起身寻些野味，两人胡

乱充饥，就在沟里点堆火，相互说笑。何小燕心情虽然沉重，好在薛彬死而复活，自己也用不着死，自然倍感欣慰，渐渐又与薛彬玩笑起来。

夜至深更，薛彬道：“咱俩就在这墓中睡一晚，也算你一天没白折腾。”何小燕忍俊不禁，笑道：“还是你独自用吧，我在外边。”说罢，各就各位，两人倒头去睡。

过一刻，薛彬已迷糊过去，何小燕仍未入眠。隐隐听得四外有狼嚎之声，她不禁有些害怕，轻声唤道：“薛彬，薛彬。”薛彬睡梦中“呼”地跃起，道：“出什么事了？”何小燕道：“外边有狼嚎。”薛彬知她害怕，故意道：“狼在夜间也能看见东西，你躺在那儿非给野狼偷去不可。”

何小燕道：“那怎么办？”薛彬道：“愿意下来就下来，随你吧，反正这墓里舒服得很。”何小燕觉得与他睡在一起终归害臊，但又不敢独自留在外边。迟疑不决。薛彬暗道：“让她下来，她终是不肯，且待我吓她一下。”便道：“适才我去寻找野味，看见北边躺着个死人，是个老婆婆。”

何小燕“哇”的一声从地上窜起，跳入墓中，紧紧守住薛彬，道：“骗我！”薛彬道：“五十多岁，刚死没几天。”何小燕急捂他嘴，道：“疼人。”薛彬道：“那就挨着我睡吧，我虽说死过一次，但总比那老婆婆强些。”

何小燕挨他睡下，仍觉头皮“噌噌”地跳，总好象墓边立着个老婆婆或狼，便扳薛彬肩头道：“臭孩子，转过脸来。”薛彬当然高兴，转身与何小燕面对面睡在一起，一阵女子身上的香味散发出来，他闻着甚觉馨香，顷刻睡意全消。不禁乐道：“臭丫头，要不要我抱着你。”

何小燕不好意思道：“你伸过手来，我可害怕些。”薛

彬大乐，伸一只手揽住她纤纤细腰。何小燕虽脸红，好在黑暗之中，相互不见，顺势将薛彬另一只手攥住，挨他紧紧的，觉得好生温暖。嗅着他身上男子气息，越发神荡魂驰。薛彬道：“这次我睡着了，你可千万别再寻短见。”

何小燕打他一拳道：“贫嘴。”

红日从山顶上照下来，满山沟金光灿烂。薛彬和何小燕沿绝壁攀上山顶，重新拾级而上，往华山道观赶去。华山纵横数百里，极是浩瀚，他俩要急切寻着，也并非易事。翻山越岭，行过半日，仍望不到头。好在华山顶上云遮雾碍，景色极是壮丽，二人边走边浏览些景致，倒也很轻松。

登上一座石峰，何小燕拽住薛彬衣襟道：“这峰好险呀。”薛彬忽道：“你看那边是什么？”二人奔过去，见峰顶之上竖着许多石碑，上面刻了文字，有李白的诗，杜甫的诗，还有苏轼的一首绝句：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薛彬和何小燕都是识文断字的人，对这些自然有兴趣。薛彬道：“这些舞文弄墨的人真是无聊，人家苏轼这诗是写庐山的，有人竟刻在此处。”何小燕略一思索道：“我晓得了，天下的山都一个样子，刻碑的人觉得这诗描写华山也很贴切，于是便刻下了。”

两人坐下闲话一阵，又离开碑文赶路。约摸离华山道观近了，何小燕道：“我从前未跟你详说，其实此次上华山也是凶多吉少。”薛彬先前虽听她说过，到华山道观向她二

叔讨回剑谱，但其中曲折何小燕并未向他提起，此刻他听何小燕说凶多吉少，不解道：“你不是说向你二叔讨回剑谱便离去，这又有什么凶吉？”

何小燕叹口气，方将二叔何有德与爹不和，年轻时偷盗剑谱出走等细节讲与薛彬。最后道：“二叔走时我刚出世，他怎么会相信我是他侄女？即便他相信，也未必肯轻易将剑谱与我。”薛彬道：“你也是多事，一本剑谱又何必千里迢迢来讨，他不给便拉倒了。”

何小燕道：“那又不然，这剑谱非寻常剑谱可比。很有些来头。”薛彬道：“有什么来头，你倒讲讲。”何小燕道：“我家这绝密剑谱，又叫‘九阴太极剑谱’。我家远祖曾做过天下武林盟主，显赫一时。这九阴太极剑就是我家远祖所创，世代相传数百年，到后来几代祖先已无人能练成，是以只有剑谱相传，而不见剑法，我爹自幼习武，成人后爷爷曾让他专研九阴太极剑，以光大祖先武学，不期被二叔盗走。”她还想说仔细些，又怕薛彬晓得她是何小燕，只好笼统描绘。

薛彬道：“这九阴太极剑有甚么奥妙？”何小燕道：“听父亲讲，九阴太极剑法曾为剑中之王，练到上乘火候，十步之内能以剑光伤人。所谓剑光实则是内气，内气随剑光伸缩，剑光所到之处内气亦至，是以剑虽不至而能伤人。”

薛彬暗自寻思：峨嵋剑法虽神妙，却也未听说能以剑光伤人，这九阴太极剑难道比峨嵋剑法还厉害？便道：“照你说，这九阴太极剑当真厉害得紧。”

何小燕道：“是以爹爹视这剑谱如命，苦于先前不知二

叔去向，无法讨得，爹爹临死才打听出二叔在此，他要我无论如何夺回剑谱。爹爹遗愿，我岂敢有违？”

薛彬道：“你当真参通这剑谱，杀曹天柱和梅达西就容易了。”何小燕道：“我心里没底，当真能夺回，咱俩一块研习，或许可以。”薛彬道：“你家的剑谱不是不能外传，我怎么能和你一起研习？”

何小燕望他莞尔一笑，低头不语。薛彬并未领会她心意，又道：“你二叔叫什么名字？”何小燕待要说出“何有德”三字，又怕薛彬反应过来，话至嘴边又改口道：“二叔做了道人，怎么还会叫原来名字，如今他道号‘九阴真人’。”

两人攀越一日，仍未到华山道观，第二天晨时，重山之间方现出一处院落，二人一齐拍手道：“想必这便是华山道观了！”不觉加快脚步，再过一个时辰，已至观外。诸多道童正在观中撒扫。此处人迹罕至，小道童忽见来了个俊俏女子，不觉都扭身相望。

何小燕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一闪身躲在薛彬后面。薛彬上前望小道施礼道：“请问仙童，此处可是华山道观？”小道齐道：“正是本观，无量佛，二位远客里边请。”薛彬和何小燕跨进观门，观赏观中景致，不禁齐声喝彩：“好个华山道观，果然如同仙境一般！”小道们谦和道：“二位过讲。”

这些小道童们道衣道冠，白布绑腿，收拾的干净整洁，年龄都在十六七岁，个个都生得眉清目秀，甚是讨人喜爱。薛彬先前一直对老道们没有好感，此刻却也改变看法。小道童彬彬有礼，对薛彬和何小燕甚是热情。二人一边与小道们拉话，一边往里边行进。薛彬心道：“这华山道观管教如此

严谨，有礼数，可见燕子的二叔也定是个正派人。”

过了二门，一道童施礼道：“敢问仙客来我观有何愿望？”薛彬望望何小燕对小道童道：“贵观主持是否道号九阴真人？”不料此话一出，一群道童陡然停住脚步，个个脸色变色。薛彬和何小燕都吓了一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薛彬以为小道们听错了话，又客气道：“是这么回事，这姑娘的叔父正是贵观主持九阴真人，我们是来寻九阴真人的。”

话音一落，小道们脸色越发难看，不知哪个口中一声唿哨，群道“呼啦”散开，已将薛彬和何小燕二人围在中间。急得薛彬支支唔唔，不知如何解释。

其中一道大声喝问：“九阴真人当真是你们的叔父？”薛彬赶忙道：“不错，不错，是这位姑娘的叔父。”道人手指何小燕又道：“你当真是九阴真人的侄女？”何小燕点头道：“是，不假。”

群道更不打话，当时分进合击，望薛彬和何小燕攻将上来。二人大惊，心道这班道人竟如此不讲道理。欲待分辨，四面拳掌已至，二人只得各敌一方，挥掌招架。这些小道们年龄虽差薛彬和何小燕一两岁，武功却甚是圆熟。薛彬和何小燕接过数招，已晓得他们功底不浅。当下不敢疏怠，拆拆解解便与这班道人战在一起。

转眼二十几个照面，薛彬心中暗道：“我等还未见着九阴真人，就惹出这许多麻烦，终是唐突。不若再向他们解释，倘若九阴真人当真刁难，那时再动手也不迟。”想罢，他急向何小燕使个眼色，二人虚晃数招，轻轻跃出圈外。

众道正杀得性起，见他二人陡然罢手，哪里肯让。“呼